增訂端溪硯坑志

增訂端溪硯坑志序

譜誌之作。所以使後人有可考據也。獨至端溪硯譜。則不盡然。言人人殊。執其書以考今之坑洞。而覺今之岩石。多不相符。疑古人未嘗親歷其地。辨其石。徒以得之傳聞者。涉筆成書。謂之好事則可。謂之傳信則不可也。李長吉有青花紫石硯歌。則知端石唐時已重。然所咏僅紫端之有眼者。其實端不盡紫。紫亦不盡佳也。後人謬譏其訛子石為紫石。不知原有紫端綠端白端之名。且云端溪中

別有一種子石。歐陽公亦以為小石在大石中生
者。不知坑底卵石。皆堅頑絕不宜墨。惟洞內石壁
精華所結處。有粗臕胞絡于外。從中鑿取硯材。斯
為子石。可以盡祛千古之疑。且古人多以所見之
一二石。遂為妍媸定論。蔡君謨米元章偶得佳石。
故以端為佳。歐陽公未得佳石。又以端為劣。王荊
公得綠端為美。不知其並不發墨。惟坡公云。千夫
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乃得斯珍。則與今之水
坑採石無異矣。大抵他書多今不如古。惟硯譜則

後勝于前。盖後出之石。多有奇異。為前人所未見。且後賢躬履其地。目别其石。又勝于前人影響之談也。今之水岩老坑。為陳公家所闢。傳其曾破民家以取寳硯。其人本不足道。然此坑自洞口迤邐而下數十丈。幾至江底。不知其當日何以知此中有曲折數洞。可以得石。真不可解。自此石一出。而天下之石皆廢。即端溪各岩之石盡出其下。其功亦不可没。後人但知有宋明開封坑年月記名之人。而剏始之公家。竟無人道及。或亦因其人不足

取而不與傳歟且後人只知有包孝肅棄硯一事不知陶弼亦任滿不持一石他如唐之韋承慶還人借硯宋之馬晞驥却人餽硯均足後先輝映今則更有朱石君尚書開府粵東時有門下士獻以古硯備述佳處尚書云吾此硯用之數十年未嘗不作字何必佳姑置于案並未一試遇一新進後生請謁即舉以畀之夫佳硯不同于貨寶往古名賢不免愛玩今乃併此而不戀不更戛戛乎其難哉硯譜當又添一佳話矣憶余初就塾時家中硯

石甚夥。弟兄輩各携一二置案頭。隨手塗鴉。不知其妙。經旬不滌。塵封滿面。惟　舅氏秋汀先生至。一一品評。從旁竊聽。遂能稍稍識別。既而　外祖父與一宋坑井田硯。余以長者之賜。特珍重焉。旋即　舅氏宦游粤東。余于癸巳歲。亦客遊西秦。且至伊吾廬地。所見平凉之崆峒石硯如紫端。色鮮潤。質細嫩。無如滑而不發墨。秦州之禮縣石如綠端。雖發墨而粗燥。久用必破碎。安西州之哈拉河石。色黑頑硬不中材。惟寧夏之賀蘭山石。質雖燥

而不甚粗。其色亦仿彿紫端。間有翠點如眼而無層暈。亦仿彿端之菉豆眼。且易落墨。尚勝于端材之劣者。此外如秦州之黑石。狄道州之乾黃石。肅州之喝巴石。皆光滑。只堪作文玩。並無以之充硯者。硯譜云。臨洮即狄道州綠石硯極佳。余並未見。恐即禮縣石耳。余在彼各購數硯。欲與端石較。戊戌春載石而歸。則家藏之硯無一存者。即宋坑之井田硯。弟輩携至趙氏書塾。為趙氏之子破篋竊去。悵惜而已。維時　舅氏轉餉京師。差旋過里門。余乞

作書。　舅氏以無佳硯自出風字大硯示余曰。此綠端也。只堪研硃。今姑以試墨。余喜其別致。因乞得之。此度別後。余于壬寅重客西陲。見陳廉訪所携青州石硯。多粗燥無佳者。漢瓦當硯。有堅細宜墨者。亦有粗鬆不堪者。然俱是古物。則當日工料之不齊也。廉訪貽余都司空瓦。亦復不佳。後至秦州。遇談茗村明府。贈余天然硯。大幾盈尺。古樸可玩。扣之有聲。頑滑不發墨。即硯譜所識士大夫家寶藏之宋物也。又贈一直方硯。大不及掌。映日則

滿面硃砂細點。沃水則五采絢爛。扣之無聲。殺墨如風。乃宋坑之至佳者。他如莊浪吳司馬贈余之歙石天然舊硯。發墨轉不如端。平凉宮明府贈余之瓶式硯。乃舊時之貢品。亦不甚發墨。最後自得一四直硯。縱尺許。横及其半。色如澄泥。光潔可愛。以其四週有春波紋。疑是宋製古磚。又有如錢大搽。及細青花。知其是石。質極堅而易落墨。滌之不留痕。考硯譜所載老坑。並無此一種石色。竟不識為何處之坑。何代之物也。戊申旋里。又携各硯而

歸。以視前此之崆峒諸石。直如瓦礫矣。庚戌北遊數年之閒。往來魯衛燕趙之地。見市肆多售臨淄石。粗頑不中材。乙卯客江西。見陳撫軍紅絲硯硯譜品題在端石之上者。然柔潤究遜于老坑。亦猶人有南北風氣强弱之殊。非精于格物者。烏足以知之。又見一天然硯。滿面銀絲如冰裂。乃老坑佳品。背有高江村學士銘。至江西之寧都石。滑硬不可稱硯也。余旋有滇南之遊。同舟客出一硯。色如墨玉。脩五寸。餘廣不及半。以石之七。開一腰圓墨

堂。上留石之三。有方正學先生篆書一銘。其陰又有黃石齋先生真書一銘。皆極精妙。對之悚然起敬。不啻如竹垞之識玉帶生。不敢試其石質何如也。維時取道粵東。即由三水西上。因人碌碌。不能繞道羊城。一謁舅氏爲恨。舟泊端州城外。貨硯者接踵。因上水街。遍閱各肆。隨意市大小十餘枚。索錢不過貫許。何可再問佳石耶。抵滇後。滇硯更不成材。因出以贈人。亦皆珍賞。爲之一慨。尚遺一至小極薄者。居然蕉白火捺。落墨不損毫。輒是老

坑。因自留焉。丁巳春。回至粤東。豈知　舅氏自甲寅謝職後。購學圃山庄。于羊城北郭外。八十里之沙亭崗村。地擅翁山之勝。每日課子弄孫。羅列各硯于前。增訂端溪硯志。乙夘秋。書成之日。放筆而逝。當余舟過三水時。　舅氏已去人間世。今于三年後。始作西州之哭。不更痛哉。幸表弟静波。克守先人敝廬。工書善畫。亦精篆刻。　舅氏硯銘。皆其手鐫。且與弟妹天倫敘樂。躬耕食力。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歡。因持　舅氏硯志示余。手澤猶新。凡

古今論硯之文。幾于搜羅無遺。而又自為著論。攷訂詳明。此書出。而自來之硯譜皆可廢矣。後有作者。吾知莫能贅一詞。易一説也。先是丙辰冬。廣桂亭太守。重開水坑。費金逾半萬。得石多且佳。擇其上上者。琢成

貢硯數分。獻各大吏進之

天府。餘石即以贈人。又琢硯數百。亦為人乞盡。丁巳夏。招予至署。出其未開坑前所得各硯。火捺蕉白青花翠眼。無美不備。惟扣皆有聲。以較新得之

石則諸硯皆成魚目乃知為新坑所出似是而非者太守又以餘石琢硯余告之曰製硯如用人大材而小就之則可惜小器而大任之則多病惟各因其材斯盡善矣太守以為然因出其最後所成百餘硯囑為製銘且以余不索一硯為怪遂自持其一示余曰此上上品惜有微瑕不能入貢本欲自寶今以相贈余視之硯縱六寸餘上銳下豐作翻捲半荷葉以荷背為墨堂微凹可多蓄墨有箸大一眼微帶腰圍外暈黑內暈翠綠層次

分明。中心有瞳子。奕奕射人。即以眼為荷蒂。高出墨池之上。製極精妙。乃石工郭儀傳所琢。其人為黃崗數百匠中。第一好手。運斤成風。他工皆莫能及。考之景東暘云。老坑眼悉如雞卵形。色止翠綠淡綠二種。僅二三層。外暈必黑。今以此石証。其說洵不誣也。且石質堅軟如玉。火捺紋外週若彩霞。漬水則滿面青花如微塵。背有魚腦紋一團似羊脂。惟石面斜亘黃龍紋一道。硯譜所謂如雲氣悠揚者。以此為疵。故不入

貢。然　貢品之質。亦間有不及者。惟其純淨無一
纖瑕。斯得為
天府之珍。于此可悟儒貴完人。佛超無漏之道。余
因笑謂太守曰。此如名士有奇癖。米顛之顛。倪迂
之迂。雖是一病。然其才終不可及。不礙其為名士。
余窶人也。得此一片石。不啻暴富。因名之為金莖
荷葉。鐫銘于後云。桂亭使君龍圖清。珠還合浦硯
出坑。金莖荷葉乃石精。青蓮花向筆底生。既又自
得一舊硯。質雖不逮。亦古雅可玩。其製如瓦。因銘

曰。雖無立錐。尚有片瓦。可造鳳樓。可結吟社。寶過柴窑。庇同杜厦。墨雨淋漓。詞源常瀉。而裴潔簋明府。又贈余大小二硯。許畫山山長。亦贈余一硯。皆精美可寶。余出門四五年。轉迹數萬里。歸囊不名一錢。賴此數石以壯行色。惜 舅氏已歿。末由一供賞鑒。因詣遺居。拜遺像。且盡玩百二山房遺硯。以與靜波話別。不意靜波又以佳石助余歸裝也。此書字盈數萬。余于行色匆匆之際。急録一過。靜波囑余編次製序。余曰 舅氏遺書。編次所不當

辭。冠序則吾豈敢。然不可不附綴一詞。因詳述半
生萬里蹤迹。與　舅氏離合情事。並以所見所聞
雜書于紙。一時放筆。不覺詞費。頗自病其冗長。業
已峭帆待渡。遂不復刪改。靜波以　先人遺命。有
待人作序。方可付梓。遂强以冠諸簡端。且云刻書
不可無序。余亦不能奪其意也。因促其付梓。並擬
為刻之里中。俾天下後世人。展卷即如置身端溪
之上。求硯亦如按圖索驥矣。或有譏之者曰。玩物
喪志。君子不取。予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亦何可

廢。況硯為吾儒窮達不離之物。稍別妍媸。未為不可。苟片石足珍。賞心娛目。亦能助益文思。閒中以此書消遣。較之閱狐鬼小說。不猶賢乎已耶。予更有慨者。佳石之蘊于山。與玉無異。和闐採玉。必審視山之脈理精華。始行攻取。並非遇山便鑿。片片皆珍也。石之在洞。亦非片片皆佳。前人採石。必命工進洞。審石擇取。故硯譜有石工終日不得一石之語。又云。石之結硯。如木之結香。尋丈之木。得香不過片段。盈尺之石。得硯不過掌大。一洞之中。精

華亦不過數處。擇而取之。既得山靈之寶。而又不傷地脈。然在明季人。已有不擇膚理。鑿伐拆裂之慨。後如景東暘開坑。取石四百枚。僅得兩青花硯。大止數寸。吳松岩親歷岩洞。取石千枚。佳者較多。以視前人之說。兩公所取。已覺過多。豈知後來開坑者。以所費不貲。一味嚴課工匠。日必出石若干片。此乃代山取石。非開坑取硯也。以致愈鑿愈深。為費愈大。近今數十年中。疊次開坑。出石皆汗牛充棟。又十倍于東暘松岩之數。大逾數尺。小至一

拳。千百片中。幸得一二佳者。其餘盡屬棄材。所費多金。不過取償數片。益信古人一硯千金之說為不謬。何必以多為貴。徒傷地脈。今正洞小西洞久已石渣充塞。無一片可採。僅存東洞大西洞。向所云可容幾斧幾人者。今已寬廣如屋。不久石壁鑿穿。併硯譜亦無所用之矣。安得再有陳公密其人者出。為之別開一坑。以供世人大展其斧斤之運用乎哉。

嘉慶四年歲次己未中秋前五日 甥屠紹理拜識

于羊城北鄉學圃山庄之硯田齋

增訂端溪硯坑志目録

錢塘朱玉振秋汀撰

甥屠紹理夢亭編次

子　啟潋靜波校字

端溪硯坑志原序　杭世駿

按此書為吳松岩太守原本舅氏重加增訂并自為著說于後今仍將各原序跋列之卷首以明此書原委且不掠前人之美云爾紹理附識

卷二

事林廣記

石以紋色命名

舊坑新坑

諸坑石品

端溪有三岩下岩無新坑

端溪中岩舊坑新坑之辨

端溪上岩舊坑新坑之辨

岩石各有三疊優劣

眼辨

卷三

附錄古今題咏按古今咏硯詩甚多難以搜羅無遺此係　先君子偶然涉筆書于卷尾若不敢刪去遂一併附刊閱者幸勿以掛漏為嫌敬澂附識

增訂端溪硯坑志目錄全

分野之圖

北斗

權

女星

牽牛

三台

上台下星

按呂氏春秋。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後漢郡國誌云。自牛十一度至婺七度曰星紀。于辰在丑。爲吳越分野。揚州之星土也。百粤地爲揚州南境。肇慶府在粤境西南。乃紀星之次。牛女之墟。此星土之屬于經星者也。

于五星爲熒惑

星經曰。熒惑主霍山揚荊交州。僧一行曰。觀地之兩界江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而分野可知。蓋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爲百川下流。又斗

杓為外庭。主治外。故鶉尾為南方負海之國。星紀鶉尾。負南海。熒惑位焉。此星土之屬于緯星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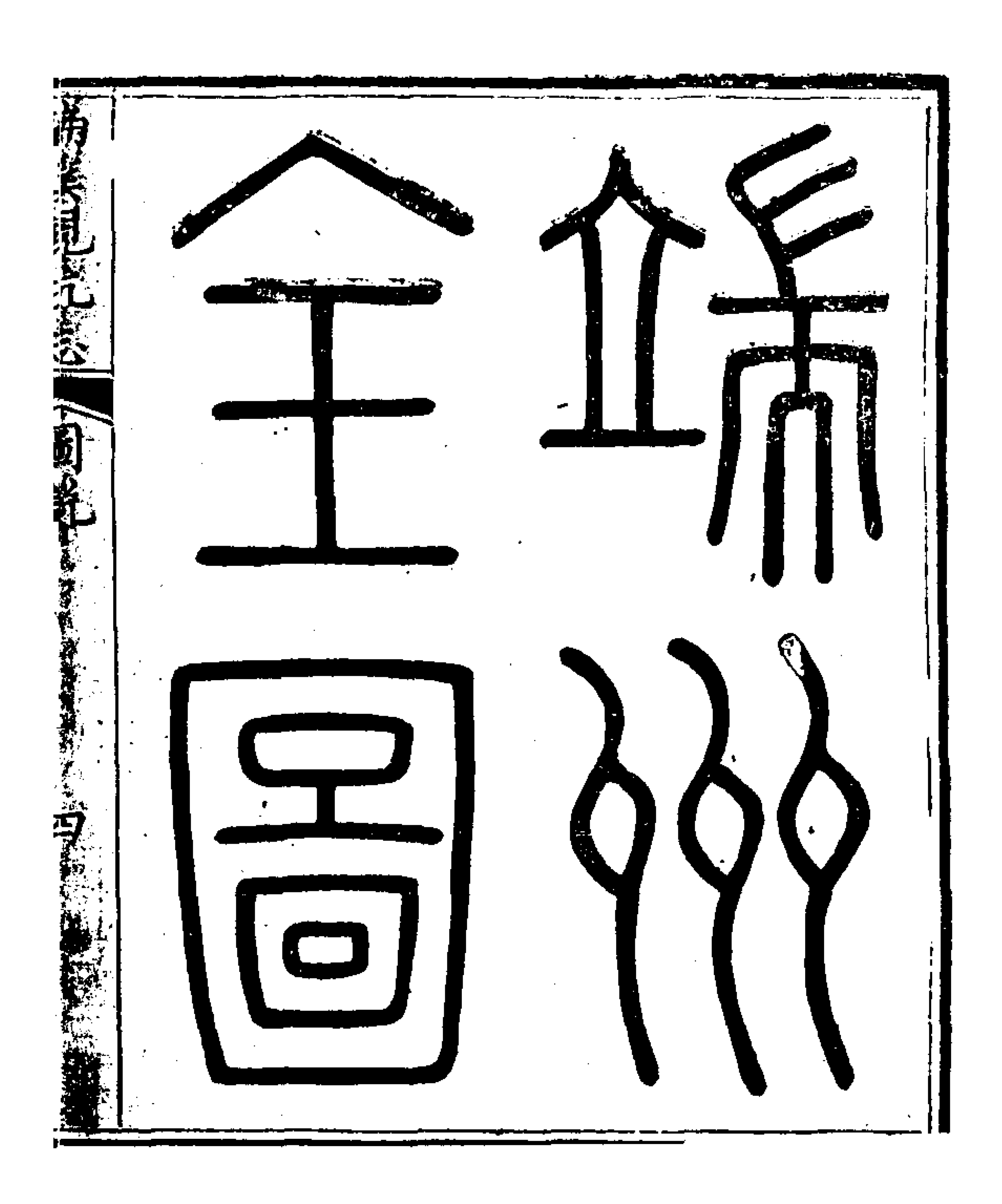
于北斗為權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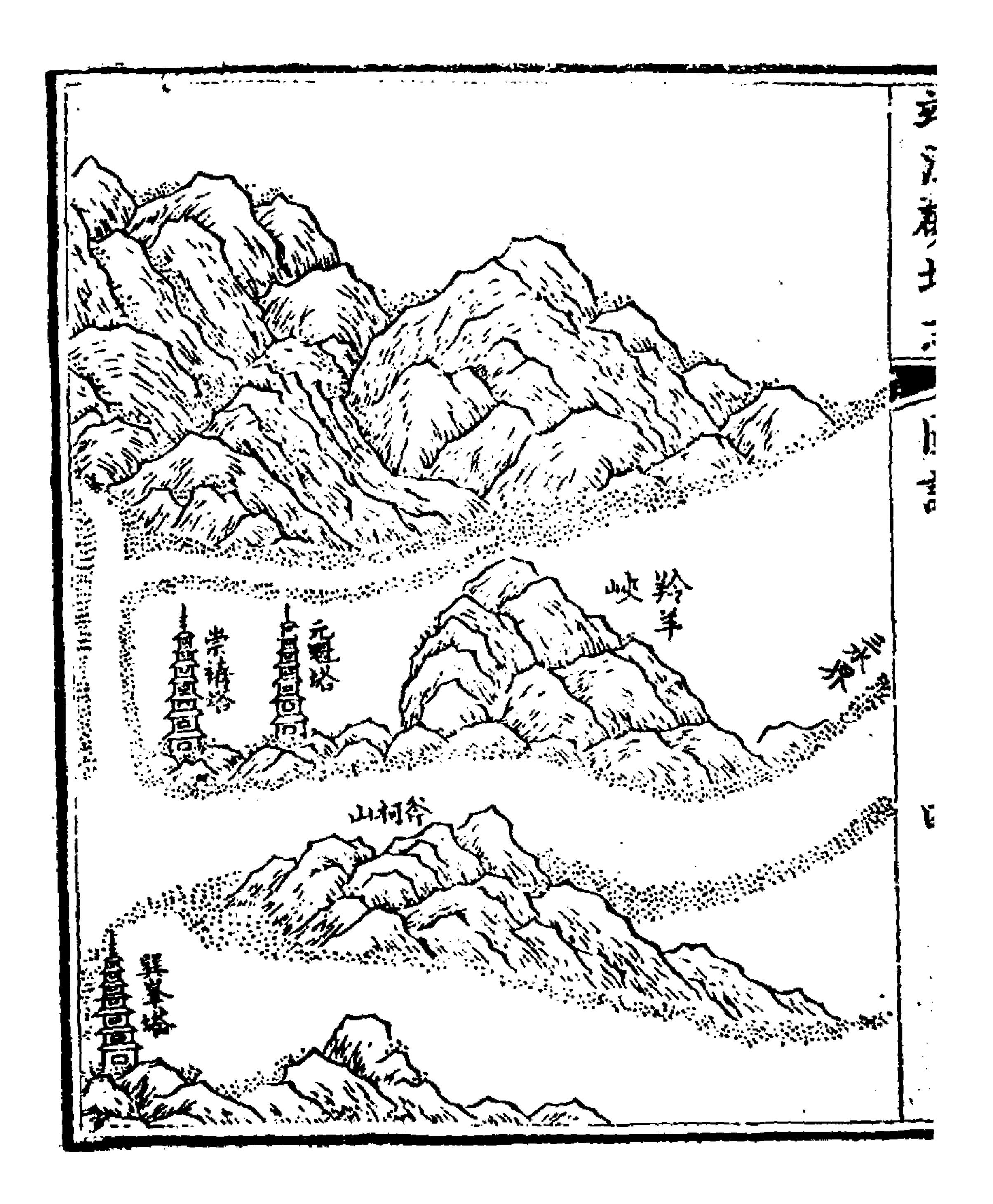
廣雅曰。徐揚屬權。斗第四星。周禮保章氏註。引春秋緯文耀鉤云。布度定紀。分州繫象。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

此九州又分主于北斗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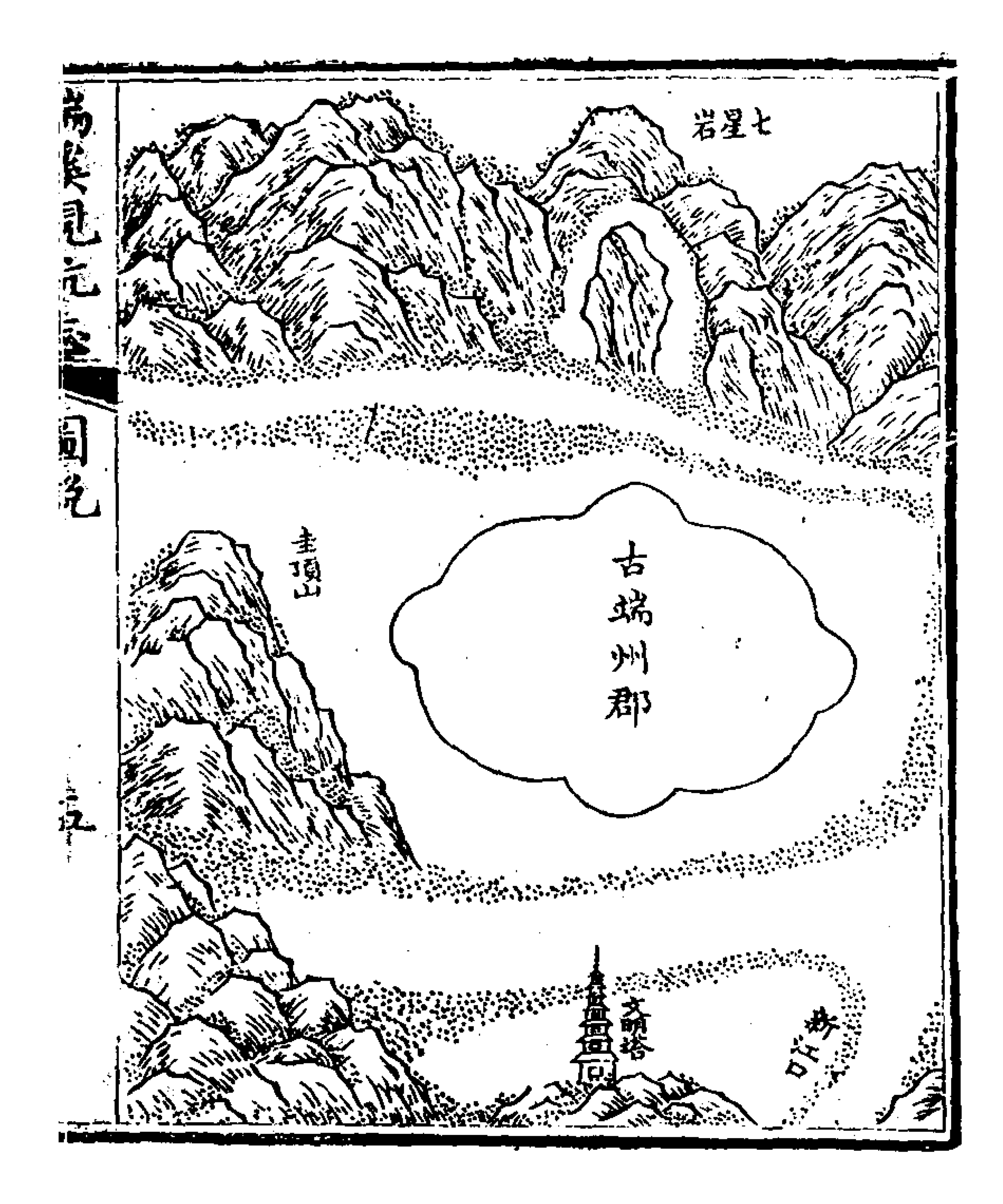
于三台為司命下星

宋天文志。三台六星。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下一星主荊揚。此又分主于三台者也。





羚羊峽
崇禧塔
元魁塔
三水界
巽峯塔


七星岩
圭頂山
古端州郡
文明塔

高峽山　高要縣之東三十里。在黃岡都。高百餘仞。周三十餘里。與爛柯山對峙。吳步騭為交州刺史。以兵取南海。衡毅錢博等。拒戰于險口即此。相傳山有羊化石。因名羚羊峽。又名靈羊。一名高要峽。古有峽山寺。唐時沈佺期峽山寺賦。稱端溪妙境即此。峽口有　關聖祠。又有羚山寺。後為　大士殿。前有香雲閣。明郡守陸鰲倡建。別麓有香澗菴。僧每引泉瀹茶。明僧海潤重拓。峽對岸有龍華寺。鄉人

建。峽中有九頭阿婆頂。釣魚臺。水漲湍急處。肇慶府各岩。如七星岩。閬風岩。蟾蜍岩。仙掌岩。阿婆岩。河鼓岩。雙源洞。九坑山。飛泉洞。小湘峽。大湘峽。神符岩。每處俱係高崗峭壁。石洞深岩。大至數十丈。小者亦有數百武。大抵此等岩洞。亦有因取石而成者。土人云。端州之石。俱堪作硯。其斯之謂歟。

爛柯山　縣東南五十里。在頭溪都。高數百仞。周百里。與高峽山對。峽東大江東下。中有宋硯

壙。東峯如卓筆。常有雲霞。俗傳王質觀棋處。後人鐫爛柯處三大字于石上。疊石為蓮聖菴。頗有幽致。

硯山外圖


東
東
土地祠
西


北
硯山
古端溪口
南

阶洞內圖


洞門


小西洞無石可開石渣疊滿
大西洞內開鑿日久寬大如屋惟
砌以防不虞
正洞無石可開石渣疊滿
東洞地勢高引
水將至樓腳即乾一
過東洞門以下更如
形狀矣
洞口
洞口

自洞門口起。丈餘至摸胷石。又二丈五尺至梅花樁。又十五丈餘至樓脚。又四丈餘至凸蓬。又四丈餘至正洞。計自洞門起至正洞止。約長二十八丈餘。高下亦同。過梅花樁。西折至東洞。約長二十餘丈。東折至小西洞、亦長二十餘丈。由凸蓬東折至大西洞。約長三丈五尺。一路高止三尺。濶止三四尺。工人引水鑿石。俱坐而施功。不能起立。每隔三尺。坐引水工人一名。須用八十餘人。方到大西洞底。

增訂端溪硯坑志卷之一

錢塘朱玉振秋汀撰

端溪硯志原序

天地精英之氣。磅礴鬱積。融結而為山川。雲降雨朝。朝嵐夕靄。變幻而不可方物。莫山若也。然觀其外。或嶔刺而不可磨礱。剖其肌。或麤劣而不中攻錯。一過再過。棄擲而不復把玩者衆矣。獨粵中之山。與他省異。靈山之石。可鋸而為屏。東安之石。可

琢而為几。凡德慶之金星。高要之錦石。屏風岩之錦白。其可以利器用者。僂指而不勝數也。端州羚羊峽。屹然矗立于大江之濱。蒼秀綿麗。俯壓羣岫。呵護之以鬼神。擁衛之以虎豹。驟侵犯焉。則毛髮噤豎。喘汗反走。而不敢再過。其尊嚴清峙。又非他山之所得而儕也。山理縝栗。而潤可中材。唐宋以來。暴殄取之。迄無寧歲。而山靈未嘗告竭焉。環溪而處者。種子孫。穀婦子。仰衣食于山靈者。凡數百家。山靈亦若閔其飢劬。予取予求。卵而翼之。以代

造物者之施濟。則山靈之為功于民者大矣。吾友
錢塘吳君淞岩。守肇慶之二年。因民利導。百廢具
脩。適當開採。先期蠲吉。躬親相視。登高一呼。子來
嚮應。不數月而蕆事。得石千枚。上上者貢之
天府以光
聖天子卿雲麗日之治。磨丹握管。沛施雨露。以潤
澤下土之焦枯。次者移贈賓僚。得以展布其設私。
而不敢私一石焉。是一役也。不妄役一民。不虐使
一夫。踴躍奔走。人忘其勞。淞岩恐後人之不察斯

意也。暇繪為圖。著說以辨其始終。成書三卷。題曰端溪硯志。督序于余。昔宋包公拯知端州。嘗與斯役。不取一研而歸。史表其清介。夫自宋迄今。前後之守端州者。不知更歷幾人。守端州者之有事開採者。又不知更歷幾輩。而今之稱頌人口者。獨一包公。繼自包公而後。其可以信今而傳後者。舍吾淞岩莫與也。親民守土之吏。寶是硯而用之。舉筆而輙思山靈不敢愛寶。以衣食斯民之意。則硯雖小物。豈不關于治道之大乎。不揣檮眛。輙陳其所

見。而以復于淞岩。遂即以為硯志序。

乾隆十有九年歲在閼逢閹茂壯月朔舊史杭世駿

又序

宋人之為硯譜者曰蘓易簡。曰李之彦。曰唐績。為研史者曰米芾。惟唐氏著録于宋志。然唐譜竟亦無片語傳者。及端歙爭長。洪文安公有歙硯譜。曹繼善有歙硯説。其為端研譜者曰葉樾。又有無名氏之端研圖。亦著録于宋志。而今皆不可得見。明

人所重惟端故石洞葉先生春及以講學魁儒亦為端研譜而今端志莫之載也豈非文獻之脫失乎吾友吳兄淞岩守肇慶政通人和有事開採因為端溪小志三卷是固圖經之鼓吹也其時予開講于溪上因得為之序惟端溪之研材近亦竭矣予欲當事諸公少休息之以需神靈之醖釀嘗有詩以為研田告困不厲民而實足以養民雖日事開鑿無害也淞岩固二千石之良也必其使山有儲材而後能使地不愛寶其以吾言為然否天章

山長全祖望

又序

昔之評研者有三。青州也。端溪也。歙也。而品端于次。端之產研有三。上岩也。中岩也。下岩也。而水岩為最。水岩之研亦有三。青花也。蕉白也。火捺也。而青花為最。青花之妙。在隱現中。濡水乃辨。得之良難。火捺則人皆見之。而予獨喜蕉白。蓋蕉白之妙有三。能蓄水一也。不拒墨一也。不損毫又一也。曩余獲端研于京師肆市中。其中為蕉白。四面皆火

捺衞之。若雲蒸霞蔚。閃爍無定。殆杜少陵所云其滑乃清波。其光或雷電是也。用之數年。能蓄水。不拒墨。不損毫。取他人所稱青花諸品較之。皆莫能及。若龍尾紅絲。吾固不得而知也。然竊意端州産硯之區。當必有更佳于是者。適受

命來肇。郡守吳公淞岩。出數石示余。其狀非一。青花蕉白火捺外。或眼若雛雞。或紋若金絲。或點若硃砂。或彩若翡翠。襯手而潤。扣之清越。蓋山川之靈鍾。此奇石。怪變不測如斯。乃嘆曩之所賞。猶未

盡也。既而淞岩復以所著硯志三卷質余。博採古今評論。又自為說記。極詳且悉。云親歷水岩。倩人力。捐重貲。閱數月而後得取。非易易也。淞岩守肇。留心民事。興利剔弊。而于硯瑣事。亦務精詳如此。後之博雅君子。當必有採于是也已。眉山彭端淑

樂齋氏題

又序

余有研癖。蔵端溪石甚夥。因名書舍曰硯林。而尤珍視者二研。每出必與俱焉。一曰鸜子。康熈中。先

大夫得之曹秋岳侍郎家。以遺廷芳者。石脩四寸。
廣半之。青花隱隱若細藻縈繞。頂有鴝鵒眼二。甚
瑩活。侍郎詩云。不信窮途知已在。一雙鴝鵒眼長
青。即此也。一曰龍池浴日。乾隆丙辰
上賜者。圓如璧而旁稍殺。著手奇潤。池鐫雙龍捧
日狀。同年齊侍郎名南敬銘之曰。旁龍沼。揮鳳翰。
華日慶雲光糺縵。廷芳敬書之以鐫于邸。二硯皆
端溪下岩石。而荷
主恩。傳先澤。兢兢守之。不敢斯須去也。鬻于質細

而發墨不及龍池。或曰質太堅者。用久易滑。余未之信。頃晤吳淞岩太守于羊城。時方官肇慶事舉政成。適奉檄開端溪。得窮歷三岩四洞諸迹。既蕆事。據所見聞。搜輯前人硯說。手繪圖而更為之箋。題曰硯志。余與其從弟宿長。益以他帙數條。其書可謂詳且覈矣。嘗叩其岩洞上下坑石老嫩。淞岩歷歷言之。如指諸掌。大要以石之細嫩光潤為上。余聞其說。退取二硯摩挲再四。乃恍然曰。鸛子發墨之不及龍池。非研之過也。盖二石同。而理之橫

直則巽。直則順。故拒墨。橫則逆。故留墨。龍池其橫者與。善製硯者。用其橫理。則與墨相近如膠漆。且落墨細而久用不滑。家南箕翁謂端石宜用側面。信然矣。噫。以一石之質之美。而必相其理而為之製。況于成天下之材者。可不善用之哉。淞岩所獲石。必有過于余所藏者。因以斯說遺之。以備製研者之一解云。

乾隆丁丑仲冬望日仁和沈廷芳撰

瑤家距端溪二百里而近。未嘗一至水岩。于硯精确殊不辨。所購皆贋鼎。蕉白火捺雖具。而枯黯無神。蓋西岸石云。今年春。忝主天章書院講席。郡守淞岩吳公以硯見餉。其一純粹無瑕纇。青花細若遊塵。其一肌理清潤。旁有銀線。並佳品也。因復得讀其所著硯志。自是頗能識別。又嘗疑昔人品題諸洞。甲東乙西。今則反是。或謂東美已盡。若人材然。地無砆砂。遂尚赤土。讀志始知石工但以洞門所嚮為名。故東西易方。東洞靈秀所鍾。蘊畜未竭。

今不異昔也。公遇事精詳。衡鑒不爽。歲試貢拔士。悉院中翹楚。有觸目琳琅之嘆。孰謂此地無材者。君子不誣十室。未嘗物色。妄謂楚南多石。如或者之見。衹自形其謬妄。去公遠矣。硯之有美無瑕者不易得。自昔已然。但當棄瑕錄用。瑕瑜不掩。正真品。必欲求全。反為偽飾所欺。然亦坐未嘗物色耳。讀是志。如親歷水岩矣。南海何夢瑤跋

又跋

硯石之重端溪尚矣。淞岩吳公擢守肇慶之歲。適

有事于開採。程功董役之暇。因為輯録硯志三卷。徵引甚精覈。而冠以端州硯坑圖記。大西洞硯石說各一篇。春秋公羊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古今之為硯說者。言人人殊。蓋傳聞不如所聞。所聞不如所見。大抵如斯也。自斯編出。而凡欲因以辨真贋。考妍醜者。既流覽于古今人之所云。而又一折衷以淞岩之說。庶幾其思過半矣乎。而吾益有感于淞岩之治郡也。夫鼓吹風雅。扶樹道教。硯之為物薄。而用可重焉。矧其為

貢之 尚方。以備

聖天子宸翰之灑者哉。淞岩爲人。詳容精審。動中程度。自開工之始。以迄工竣之餘。既目擊其殫思畢力。敬謹從事矣。即此一編之作。亦辨晰推求反。覆再三。若惟恐偶有訛誤焉者。則夫臨民率屬之大其。不肯聊且粗略。以內負厥心可知也。古大臣小物克勤。正于人所忽不經意之處。愈以徵其恪恭有位焉。不然。淞岩固良二千石也。豈與經生家之誇博綜。矜考据者等哉。讀是編者。夫亦可深長

思矣。耜堂呂伊

硯坑開採記

錢塘吳繩年松岩氏著

古硯石之最著者。青州絳州。宋時已不甚行。即臨洮常山亦罕矣。歙溪封塞而後。惟端石尚可採鑿。山在肇慶城東三十里之羚羊峽內。高可數十仞。後坐東北。朝西南。左抱諸岩。右臨江水。有端溪一道。前繞入江。硯坑洞門在半山之下。進洞口轉右。名摸胷石。堅不可鑿。容一人裸體蒲伏而進。傍有出水小池。進數武。有梅花椿五段。松木為之。高二

尺餘。徑五六寸。前人用以撐石角也。凡遇洞中曲折處。俱有此樁。迤邐而進。即小西洞口。無石可採。久經沙石壅閉。再進即東洞。洞勢向東故名。其地較西洞略高。其水流入正洞。故易消涸。但石質稍遜。可無庸開採。過此路徑漸低。形如釜底。有名樓脚者。有名凸蓬者。因其開鑿之形以名之。再進即正洞。一如小西洞。無石可採。自凸蓬轉左。即大西洞。亦因向西。故名西洞。地勢微高于正洞。內開鑿年久。寬大如屋。工人即以鑿下廢石。隨時填砌。以

防傾墮。自洞口至洞底。高。下相懸約二十八九丈。一路高止三尺。寬止三四尺。不能起立。匠作帶領小工。各携小磁罈一。竹箕一。罈可容水五升。箕可貯石十餘斤。每隅三尺。排坐一人。并燃燈一盞。晝夜將水傳遞運出。并于洞口門外開一小溝。設車一架。用篾筐戽水至車脚。然後車放入溪。進洞漸遠。人數愈增。開至東洞。須排坐四十餘人。至西洞。須排坐八十餘人。方得水乾。其採石之法。一如運水人數。并隅三五日。又須引去客水一次。然後看

明石壁脈絡。遇有顏色鮮潤者。然後下鑿採取。否則遇鑿出火。并亦無用也。大約坑岩原分上中下三層。下岩最為上品。但岩洞年久深遠。一歲之內。惟冬月水涸時可開採。而運石車水。先需兩月有餘。一遇新正春水發生。雖欲車戽。技無所施。蘊長公云。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鎚。以出斯珍。則洵乎開採之不易。而老坑端石之可寶貴也。謹具記于左。

水岩大西洞硯石說

錢塘吳繩年松岩氏著

端溪硯石。宋以前所開諸坑。今已無石。間有之。石色紅紫不發墨。無可取者。惟水岩為老坑。其坐地形勢。及採取之艱難。前人述之詳矣。今復繪圖刊記。可披覽而得也。然物產之美惡。今昔異形。百家之辨論。彼此殊別。予既得躬歷其地。備閱夫研材之媸妍好醜。覺于前人未言之見聞。頗獲半解。爰抒臆見。用述簡端。雖芻言豈其足識。亦聊以俟博物之君子。觀鑒而辨証焉。按水岩凡四洞。其小西

洞及正洞。已無可採。而東洞石質亦復粗燥。故今之水岩。必出自大西洞者佳。大西洞石。上中下三層。其質各異。上岩取石。衆美畢備。惟色澤遜潤。落墨易乾。下岩石多水紋。面背迸透。且砂釘夾雜。欲求完璧僅矣。中岩則石之腴也。青花蕉白之為美。其彰明較著者。第蕉白不必純而成片。要潤而有神色。青花粗點叢雜。勿貴也。惟浮沉石面。零星隱現。諦視之有如髮絲。如鼠跡。而如蠅翅間錯成紋者良。設一片之中。青花蕉白二者交并。而又有火

捺紋如金錢。圓而生動。此千百片中實僅見之。非蕉白。非青色。亦非火捺。而或有黃龍即金線。或有銀線。或有翡翠。或有鴝鵒眼。或有水波氷裂紋。亦大西洞石之美者。其瑩潔而無疵。略衆美而色較青。名曰天青色。此蓋大西洞中岩稍上之石。他處亦無有。亦上品也。至或一片内五色備具。如雲霞燦爛。曰古斑。曰硃砂斑。能令觀者炫目。則大西洞間出之珍也。他如鸜鵒斑。如冬瓜瓤。人以為石之病。而其實不然。若不碍墨堂。姑聽之可耳。要之石果

出大西洞者。必其石質細膩。襯手而潤。與墨相親而無叛。扣之則其聲沉著。日光照耀無影。此為諸坑所不及。即水岩東洞。亦相遜遠矣。

端溪硯譜記

仁和袁樹香亭氏著

肇慶古端州也。端溪在德慶州界。溪近端山故名。大江之水。發源夜郎。徑牂牁鬱林蒼梧灕江。會端溪之水。而下至肇城。統名端江。逕羚羊峽以入海。峽之迤東右側第二山。硯坑在焉。距德慶二百餘里。距郡城四十里。而仍以端名。唐柳子厚謂端溪

石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值千金。李長吉亦有青花紫石硯歌。謂端州匠巧如神。端石之重。由來已久。謂開闢于宋者誤矣。坑在江側。登岸里許。即達洞門。由山根穴墜而深入。其取水之法。詳見曝書亭集無異。入洞里許。有兩石橫亘。中通一穴。入則仰卧先以足。出則俯卧先以首。名摩胷石。再入為梅花椿。洞初闢時。存石為柱。以防傾陷。後人並取石柱。易以巨木為梅花形也。椿左側為老東洞。大東洞。石色黃。眼作牙色。右側為老西洞。大西洞。小

西洞。石花白。質細嫩。罕有眼。間有眼者。作碧色。由二洞深入為老中洞。多天青色。無蕉白。眼亦青。三洞之石。惟西洞為最。而大西洞尤佳。西洞之石。每一石恒分四層。第一層名天花板。色紫赤。多斑釘。第四層名底板石。色青黑。多斑剥筋紋。間有净者。面作蜒蚰光。惟二層三層。質細膩而軟堅。色融和而光潤。蕉白。青花。黃龍。火捺。氷紋。魚腦。麻鵲斑。米鼻注。玉帶。鳳涎。水蚟。鎏金。砞砂。翡翠。無美不備。惟水線斑釘。横斜交錯。且質嫩多驚紋。觸手迸裂。求

数寸完壁不易得。中洞之石。久已罄盡。西洞自康熙年間。採鑿都盡。蔽于蓁莽者。又數十年。世之所得。東洞為多。大概端州之石。多具硯材。由硯坑側登山三四里。名屏風崖。亦有水坑。俗名坑仔（土音宰）崖。即新坑也。蕉白青花。各種俱備。最多眼。眼色綠且無水線。以貌取之。猶在老坑上。新坑之側。有飛鼠崖。亦水坑。各種皆具。扣之有聲。距峽東二十里横查司。對岸有坑。為蘓東坡所開。名老蘓坑。石色亦全備。惟音響甚。相近一山。名龍尾坑者。尤多眼。

皆水坑也。又郡城北七里許。七星岩後。有盤古坑
開自宋時。因名宋坑。色作猪肝色。佳者名猪肝凍。
又峽東南五里許。頂湖山後。有錦雲坑。色黃赤多
眼。黑色及松木虎斑紋。名錦雲端。皆岸坑也。石以
水坑為佳。無聲為最。惟西洞者。潤澁相兼。久且益
墨。雖取裁過薄者。扣之不能無音。然不似他石作
錚錚銅響。即斑紋交錯者。亦遠勝他石。此其所以
為寶。乾隆庚子歲。孫廉使春岩公。監司肇羅。建議
開採西洞。衆皆欣然。方其開採之始也。匠役既集。

擇日興工。甫啟穴。雷雨暴作。穴中烟霧蒸騰。工不得入。乃爲文祭告山靈。越三日始息。每日集汲水工二百名。厚給工價。晝夜更班。遞汲不息。自九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方涸水見石。越歲辛丑三月朔。忽有虎來穴前。攫食犬彘。日夕守卧。任驅不去。似有呵護狀。而穴中春泉亦湧發。工不能施遂止。山川之寶。造物所靳。豈偶然哉。計費五千金有奇。獲大小石料。以至數千百計。惜皆坑底完璧尤難。余于夏五始臨郡。下車即訪求石友。已爲大

力者羅致無遺。峽為入省要津。月再一渡。恒低徊于溪間不能去。竭智求索。旋得亦旋為交好攫去。乃廣收博採。兼及水岸各坑。存一百二十方。規之範之。各就其材。惜今粤工。類多匠氣。雕琢粗頑。未克供玻老鏤銘。繁欽作頌。顧念希世者貴。登席乃珍。老坑自此番開閉後。水深石盡。坑澗洞危。不可復得。故以天地人物分列四等。凡老坑之盡美無疵者。品居天字。雖瑕瑜互見者。皆列地字。新坑縱質色雙佳者。亦與老坑之第一層第四層石。列居

人字。雜坑諸石。盡居物字。所以重老坑耳。其實皆端也。均各圖形為譜。有最賞心者。間鏤以銘。他日歸舟不名一錢。而借號萬石。愧不能追孝肅之清風。投硯成渚。以視到溉之移。南宮之袖。又當何如。譜成因為之識。

硯田齋記

西湖朱玉振秋汀氏著

余生平有愛石之癖。抵粵以來。如英山之玩石。端溪之硯石。雖日在風塵牛馬走中。未嘗一日去諸懷也。英山玩石。透瘦縐漏。出自天然脫沙。而不加

斧鑿者。久已不可得矣。而端溪硯石。尚籍籍于人口。竊謂片石足珍。亦堪娛賞。丁酉歲奉檄赴端州。選辦進呈

貢硯。始知石類珷玏。珍同拱璧。與英石之罕購。可稱伯仲。但英石之美。不過山川靈氣。偶爾結成。求而得之。足供珍玩而已。非若端溪之硯。乃文明之璞。天地真蘊。山川元氣。相結而成。實天地山靈之寶。余三遇開採。深恨不得恭逢其盛。邇年癖性益堅。積俸典裘。多方購覓。得有百二十方。其中雖妍

媸不一。庶幾遂我初心。足堪自喜。暇時考究古今記述。甲東乙西。目迷五色。今昔異殊。真贋莫辨。後閱冢竹垞太史集。及錢黍谷水坑石記。略知梗概。緣端溪遠處南隅。中原士大夫。身歷其境者絕少。故端硯雖名重天下。世人知端溪之石可貴。而未知有水坑旱坑之別。即或考究之人。知有水坑之石可貴。而未知有屏風岩飛鼠崖老蕉坑等水坑。與大西洞水坑之分也。蓋屏風岩俗名坑仔(土音宰)崖。西洞所有青花蕉白魚腦凍及火捺鴝鵒眼等

各名目。無一不備。惟氣質薄。精采不足。扣之有聲。久用而滑。緣石氣未化。是以有聲。精氣未足。是以久用而滑。飛鼠崖與坑仔崖之石亦相似。多眼而少暈。略紅而微硬。二坑與西洞之山。本屬一脈。非精華所結之處耳。他如蕉坑龍尾坑。俱係水坑。石色皆足亂真。至宋以前之所謂宋坑者。即盤古坑。石色如豬肝。並不發墨。坑在城北七星岩後。雖偶有佳者。乃旱坑也。均未可與大西洞水坑岩石相比。可見唐宋之前。本無水坑。考辨古來各家記述。

從未有水坑開自何代之說。揆之情理。當在南宋以後。書家墨士。精益求精。大力者不惜千萬金錢。探討深淵。一發山靈之秘。而驪下之珠。始得見于世矣。西洞水岩硯石之美。外具細潤。內含真藴。似剛而柔。似滑而膩。種種精華發越之處。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真偽之分。毫釐千里。前人以訛傳訛。一無定說。各抒所見。每多耳食之譏。癸酉歲。吳松岩先生出守端州。正逢開採。先生親身閱歷事蔵之後。脩端溪硯志一書。辨論精詳。確有定見。後袁香

亭先生守郡之際。又復細加考說。兩先生之書。誠辨硯之寶筏也。其前人各執己見之書。真可存而不論者矣。甲寅歲。余以養痾賦閒。于羊城北郭。購得茅屋數椽。課子弄孫之餘。恐是書久而湮沒。則寶硯不得其傳。重加考輯增訂。彙成一書。並將所得硯石繪圖註說。以付梨棗。後之博物同好君子覽之。當必有採于是也已。